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常宗集 卷四三 補遺 續補遺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王常宗集卷三

明 王彝 撰

說

雜說

天左旋斯其經日月為緯自左升一經一緯天道成月行速日行遲君逸臣勞故臣有為君無為

天命至善人性斯其源故謂人性惡豈誣人抑誣天井田以養人庠序導性善貧富知愚庶不大相遠

天命之性堯桀一形色之性至萬億
自人其人斯為仁仁匪自外人之心人之身
堯舜世多聖賢九官特知名叶而其餘弗傳豈無臯夔
者焉
世有桀紂堯舜其湯武世無桀紂商周其唐虞
堯之政舜攸作叶舜政既成授之禹
周厲過紂周胡不亡有宣王幽復過厲周猶東叶諸侯
非湯

回具體孔子禹具體舜微回微禹焉別大聖
商先王從諫周造人紀亦有暴孫仁人諫死一亡一興
由從諫與否叶
詩亡風有王文侯之命書以亡仲尼作春秋豈惟詩亡
抑書亡是故傷書亡著秦誓匪以其悔憂秦彊
三叔流言公居東三年王不疑公金縢弗傳
象既以見舜在床為鬱陶我思悔心斯萌叶心之仁不
仁

呂政君秦不韋之子孰謂柏翳後秦已不祀

伯夷弗是避叔齊避兄置社稷以去疇其承曰有仲子

故求仁得仁

政也禍萬世子扶蘇賢胡亥殺扶蘇再世弗傳不仁而

善淺抑何有天

舜卒鳴條為東夷之地彼蒼梧有冢蓋象封有畀舜衣

冠瘞是

龜書陳以九九州是取明堂九室井田百畞

說龜

龜為四靈之一能前知吉凶以告視鳳麟龍尤靈也然而龜則靈矣而不能以自靈尤必假諸人以察其食墨某某如何以我之靈契彼之靈而後靈矣苟是龜也食墨若此而人之言焉者不曰此而曰彼至於所言不契則往往曰龜其不靈也耶噫龜其果靈也耶無亦人之不能靈其龜之靈也余笑世之恒人固亦有龜言而弗靈者然猶曰國之蓍蔡焉能不有愧於龜哉

說縠

百步之外一舉足而已舉足而如其數焉可至也然足或不舉則心之所注手之所施者不能以措之其地於是有可以措之其地者足亦未嘗舉也發之此即應之彼有不翅如響之於聲者蓋必有其故矣自昔聖人知之取物之剛勁者揉之而使其詘焉取物之柔韌者緪之而使其直焉合之以為器用之兩手之間而百步之外固在是也雖然任其力於兩手之間者臂也伸其左

而詘其右撩之而器以張縱之而器以弛然而弛非如縮也張之限存焉張非如贏也弛之機寓焉張也弛也蓋皆以其度而已矣且夫所謂度者何也當然者也自然而若使之然者也惟其當然故不至是不止惟其自然而若使之然故未有不求至而自至者此弓之為物所以必至於彀而止也夫不知其道之當然者捨彀而弛之者也知其自然而不能使之然者彀之怠者也使之然而不能盡其當然者彀之晝者也即其彀以彀之

而弗怠弗畫者殺之必至者也然則世之有志於殺者其可以怠且畫乎

印說

吴人李明善刻印章必本古制考古書余嘉其好古也故為作印說曰夫印非古也古者琚珩以為佩符節以示信皆聖人作也史曰蘇秦佩六國印印因始六國至是琚珩符節變而為印既以為佩且以示信是猶琚珩符節之意則不可謂之非古也吾觀今之所謂印者其

不合於古有五秦印稱璽其以玉者不通臣下至始皇乃制藍田玉螭虎鈕為天子璽皇后以金亦曰璽下至二千石皆曰印至漢諸侯王金璽槖駝鈕徹侯相國三公太尉前後左右將軍皆金印龜鈕御史大夫凡吏秩比二千石皆銀印龜鈕二百石以下皆銅印鼻鈕今玉與金璽曰寶惟銀與銅曰印而其鈕又不為鼻為龜為槖駝其非古一也又印與璽皆不甚大所以佩也故各其綬焉秦惟天子之璽方四寸其餘皆方寸漢亦方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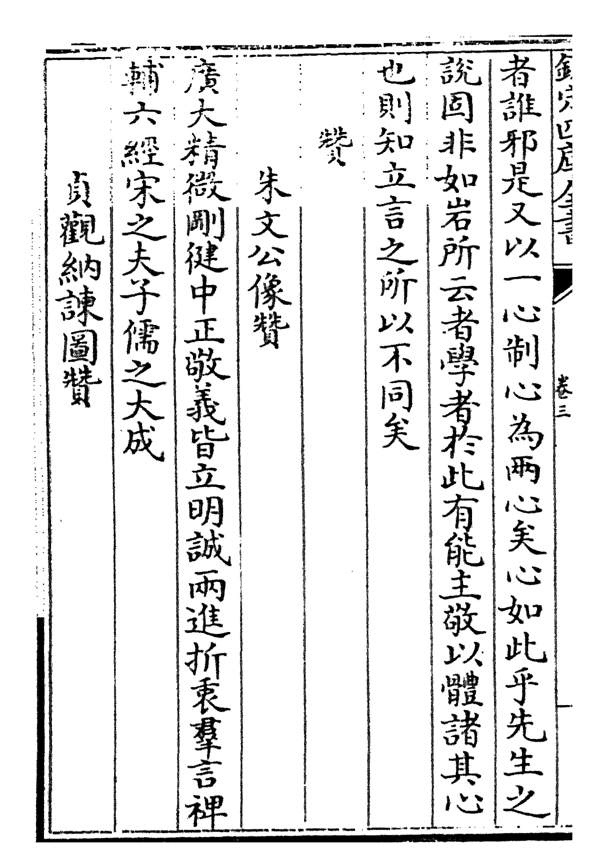
印北齊璽有寸二分者有四寸者後周璽寸五分三公諸侯寸二分其餘皆方寸晉周顗雖曰取金印大如斗亦大言耳今璽與印果有若斗大者且不以佩其非古二也又古者一官一印居是官則佩之罷則解之故在漢有自謂十署銀艾者至晉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衆官用一印今皆然也其非古三也又書同文盛世事也故王者必考文馬援為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

羊丞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縣印文不同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令印文不師古紆回而屈曲之寡以為多縱以為横曰疊篆其非古四也漢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於是丞相印文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有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補之今印文視所用數有贏有縮其非古五也夫王者不欲復古則已必欲復古其於所以傳信天下者殆不可緩也雖然天下之非古者多矣又豈特印璽而已哉而余於兹固不

得不重有所感也或曰子為印説蓋以資明善之好古也然予所論有玉也金也銀與銅也而明善每為人刻更鑄焉為在其為好古也是不然衛宏有云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今璽以玉寶以金官印以銀以銅則私印以犀以象宜也余於是益以信明善之好古也尚有詢夫明善之非古者出余之言以曉之

惺惺説

世固有同言而意異者君子或假其言以宣其意焉上蔡先生葢嘗以所謂常惺惺法者而語夫敬矣而惺惺字古經傳所無有獨浮屠喘岩言主人翁惺惺否曰惺惺是則所謂常惺惺法者無亦與岩所云者同乎夫惺惺之言一也彼固言心吾固言心吾之意必常惺惺則可宰夫物彼之意空萬物不有則心常惺惺一彼一此不同何如心宰萬物而不宰於物者也能不有敵固自惺惺今乃時而呼以惺惺如家僮然則此呼者誰邪應



者誰邪是又以一心制心為兩心矣心如此乎先生之說固非如岩所云者學者於此有能主敬以體諸其心也則知立言之所以不同矣

贊

朱文公像贊

廣大精微剛健中正敬義皆立明誠兩進折衷羣言裨輔六經宋之夫子儒之大成

貞觀納諫圖贊

魏鄭公納諫文皇其象如此盖宋米芾所畫也

布衣王彛今觀於陳寶生家為作賛其上

臣哉諫逆君哉聽從出武德後際貞觀中革彼隋汚作此唐隆世有文皇豈無鄭公

有元故崑山州儒學教授恭孝先生王公遺像

孝子彛拜手稽首而作賛曰

文粹有作正學自蹈深衣講堂朝衣清廟丘山德容淵泉心思於乎恭孝侯邦之師

陳寶生畫像贊

貞門有孝展也能子夷居而華爵為義士圖書在堂雅頌以琴不寶金玉寶此古心

雜著

史約名目

歷

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盖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故自堯舜至宋德祐主尚論其世稽諸經訂

諸史而約之以為書歷為之首有正閏焉列之以天時疏之以人事大抵推春秋之意倣綱目之法而定著夫千載興亡治亂之槩云

統

凡帝王有天命以一天下者有統焉其子孫世守之或其統中絶其子孫有起而續之者某帝某王各載其一世之事曰帝王統孔子雖不有天下而為師萬世有道統焉帝王之所宗也儒者以為素王故亦著統曰素王

統帝王之后妃子孫附著焉

纂

諸侯有國而子孫世守之者各載其一國之事曰諸侯纂諸侯之夫人附著之

述

人各載其一事曰述有正述有通述有反述有特述有旁述有雜述有外述正述者述以為天下後世之訓者也大臣諸名臣諸名儒死節之臣死事之臣孝友之士卓行之士隱者列女通述者倫述焉

者也（諸臣諸儒諸子文士策士）反述者述以為戒者也（强臣奸臣佞臣嬖臣虐民之臣失節之臣亂國之臣叛逆之臣僭偽羣盜）特述者猶特筆也（傳道之儒逸民豪士）旁述者述其似是而非者也（異端若楊墨佛老與儒名而釋學者）雜述者不欲以一端名者也（若刺客游俠滑指貨殖方技諸雜家）外述者外之也（四夷）

記

中國無統為中國之緒餘曰記中國之統絕而復續然而有相敵而並帝者曰別記中國有統他族而並帝曰別記無統曰外記中國之人與吾並起吾有統而彼皆

無曰附記中國無統而各有其土曰雜記其家人附著之

考

考一代之制度曰考天象地理曆數食貨禮樂兵刑庶官經籍

文妖

天下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過於狐者夫狐也俄而為女婦而世之男子有不幸而惑焉者皆悞謂為女婦而相與以室家之道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而所以妖者無乎而不至故謂之

真女婦也雖然以為人也則非人以為女婦也則非女婦蓋室家之道之狡獪以幻化者也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抑昌為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余觀楊之文以淫辭怪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而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則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會稽楊維楨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於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

足以為斯文禍非淺小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

鶴瓢志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為形也有首焉有領焉有腹焉有無領與首而唯瞞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圓曲卧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為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必同也道士李膚畜瓢一昂首脩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以為勺則大以為壺

則曲乃刳其腹出其犀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為鶴之狀因字之曰鶴瓢余過之睿出以為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猶鶴而已也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警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遣肖夫鶴而予之飲輙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余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木雁雁字之可也余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

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刻管施簧順之以為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鴞為鳳也彼其言木雁言鳧尊者嘗自以為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為知樂矣而余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鴞為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瘠於是得所處矣作鶴瓢志

跋陶淵明臨流賦詩圖

陶淵明臨流必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胷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為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矣

王常宗集卷三

王常宗集卷四

明 王彝 撰

雜詩

露筋娘子詩

毗陵謝君子蘭以其家藏米中岳所撰露筋廟碑刻本索余賦詩按輿記云云而方輿勝覽亦言云云今碑乃曹氏所傳其詞曰云云余故為追叙其事而貫穿以碑所言云云者以傳於代云

淮城小如蓋僻在湖草邊蕭條城下路昔有兩嬋娟秋姿豔明月相携良可憐小姑泣向嫂薄暮慘墟烟炎天值暑溽一望白水田𦋺𥟖雜稂莠遠與蒲荷連落日帶沙岸滿耳雷闐闐彷徨自相弔所惜在青年依稀雙影長頸見迓照前修途行旅盡惆悵不能還夏蚊喧且起着面剜霜鶴囊空無帷帳奈此萬嘴穿前邨有雞犬燈火見歸船茅茨出叢薄隱約四五椽匪無有帷子叩門聊息肩嫂云得相依小姑淚濺濺冰肌與玉體忍委一

夕眠風生翠木下兀兀坐為禪噴膚攢利鏃洒血亂幽
泉平生弱女子若當雞肋拳肉盡志終定柔筋露蜿蜒
森然出天巧工豈人力鐫合笑化為鬼攝衣上雲軿素
娥共蟾窟錯落諸星躔天孫下機處一時成俗緣何如
作貞鬼心不媿青天終為甓社珠與月鬬春妍千年露
筋碑野水流涓涓崇祠闞水裔蛛絲縈几筵明粧儼如
生彷彿步湖蓮神柳剥將枯獨有心中堅垂條自婀娜
不受惡藤纏年年臈雪後葉綻翠眉鮮鄉人扮榆社日

有牛羊牽帷閒綷縩響紙傘撒金錢神往女巫下妙舞特蹁躚車旗颯靈雨蕭鼓咽秋蟬祗愁神返駕不得此周旋君嵩古時魂猶說草中鈿歸來不見嫂遠道正綿綿嫂面有冀土長淮終不湔分明小姑面留與後人傳

米生性好古書字無半千至今纚牲石苔蘚滋蝸涎碑言天地間陰陽互推遷陽類況君子小人陰類偏五行有正位變化歲功全云胡值罷雜交處荐成行沴亂賊所稟性狐媚最便嬛潛如蟣與虱動乃百足蛭吞忽為蟈

魑鬼箭脱神弦赤手賣天下性命徒少延陽陽服究覇班域在聖賢婦女尚知赧奈何欺八埏明雖未即察陰譴固昭然惟餘澤國女白骨寄荒阡姓名何必顯有此大義懸清風起懦夫未讓夷齊專爭欲楚人些斯固日星宣我觀碑上字滿紙秋淪漣共姜賦柏舟名芳删後編春秋偉宋姬身與火蛾煎後來有此碑砫石當犇川隔江望高陸野水惟雝鳶憂來忽盈把

窩此露筋篇

待鶴二首

松頂巢空罥兔絲相逢惟有白雲飛無心亦解尋孤鶴應怪傳書久不歸

半夜苔階拾鸖翎憶渠飛去最關情柴門正對林梢月偏照歸程萬里明

陪宋學士國子學夜坐次韻

華堂環壁水微飈扇清燈蕩漾迴瀾起窈窕佳月生跡陪簪筆彥心諧超世情露繁愜栖翮林暗爽流螢眷兹

悟物性諒匪繫王程宵中已忘寐頋影素娥升

齊桓公

名陵初服荆首止復寧周瓜瓞既云茂楚氛亦奚憂偹哉一匡功首盟至葵丘胡為曾西子興言貽彼羞宣王有遺烈江漢至今流舍彼僭王罪世遠及膠舟孝子貴幾諫忠臣納嘉猷羽翼制君父嗟兹乃詭謀圖伯已如此震矜何足尤春秋不獲已世降日滔滔將無彼善者桓公誰與侔

送李思文教諭考藝還東陽

素著處士服今冠博士冠縣官親勸駕接武青雲端慷慨赴闕下長揖見天官胸中有武庫光怪森可觀寫作一卷書字字壽祥鳶魁名壓衆士金華覺巑岏天官列姓氏謂可貢金鑾君聞再三辭恬退人所難縉紳有如此誰復誚儒酸我時與之遊握手露肺肝振衣石城下六月大江寒一飲江中水古心爛銀盤載弔鳳皇址稍寬秦淮湍次第覽形勝龍虎相踞蟠忽得縣官書殷勤

問平安且言兩月來諸生候歸鞍教席久虛倚蕭條塵
滿簟頓君早旋節旅邸重加飡咿咿讀書竟翛然胷生
翮翩身別我去脩途出層巒到縣及新爽秋雨槐花殘
父老見君拜相見有餘懽從茲少徭役黎首肌膚完子
弟各飽食書聲喧夜闌人才日如林時清冠自彈臨岐
慘將別且復立江干胥會良有期歎息贈猗蘭

秋林高士圖

嵐峯半殘陽彩翠明林杪僧塢遠鐘微歸人下山少風

杉落皷鑾鸞起栖烟鳥携手頋言還前邨月初皎

神絃曲四首 繡女廟　西楚霸王廟　廵漕龍王廟　伏虎神君廟

紅蓮小朵金塘秋水上弓鞋新月鈎碧日無光靈鵲死

文星墜地銀雲起陰皷森寒鬧嘆壺神衣綷縩機聲裡

曲曲湖波艷神眼十八盧鬟神自綰寶奩掩月裊蛛絲

天促神歸神不歸

黄屋龍顏死灰色寶鼎嘖嘖人血碧漢鬼入雲成辟歷

轟破當年霸王魄漢家日月上天飛照見廟前神樹枝

萬騎陰兵去如水酒痕洒殿酣春𧼮風過陰廊聞墮珥

毾㲪舞罷虞姬死

鼕鼕天鼓秋湖裏雪山耀日青山紫金鎖蛇鱗百尺身

領得江中萬魚起女巫酹乳飲龍孫雨㴖芙蓉濕秋水

神絃棖棖風雨黄明珠一夜照龍堂三江水渾龍濯足

明朝化作林中緑

金錢紙撒撒空舞羣巫啾啾荅神語旋風下山百面鼓

神馬如人馱一虎豹作兒啼隨鬼母纈裙嬌女出神帷

挼得虎鬚留畫眉妖歌自飲髑髏巵蠻夫拜神求虎血洗箭入山求虎穴家家望見觚稜月一路神燈亂如雪

癸酉歲徐樞密第賞雪

雄鷄日落鳴嘐嘐天形咫尺懸如匏黑風不作黄雲交將軍宴客具行庖酒飲馬湩駝峯肴燕姬珠帽翠垂髾壓秦娥河濟嬌十四冰絃雜雅咬白翎鵲起聲嗃嗃鼓簧間以笑與巢居客之右我挼茅不持寸鐵勢然真官是時羣走猴煎海簸弄相譏嘲靈雨一霎吹旗旓隨

地不濕俯可抄六出吐葩坤有文天與為巧誰裁綃萬
家機杼織老蛟五彩絢爛嫵混淆一色擬覆天地凹繽
紛迭舞鳳九苞回旋欲尋阿閣巢左左右右尾相捎喋
彼百鳥喧啾啁何有多聲春鸜鴝者然撇去攫然拋振
髭萬騎俱鳴鞘空中擊毬衆啜啜須臾羣飛食稼發撲
簌綉戶千蠨蛸黃蘆劃然閒雙猱颯瑟馬鹿劉燹亂
點水面倏而消清淪見底非投膠鷺鳧嘎嘎或唆唆吳
西諸峰聚峙摩頭角一變冰潭蛟千樹玄圃迷林坳暘

春爭先羯鼓敲我懷魁壘異斗筲屢奮屢蹶志不撓抚劍起舞風颾颾昔聞真龍卧朔郊太師在旁如老虒陰山狐狢偃莫跑手搴鏝帷復其穀功成四海親同胞鴻基不阻東西崤生物豈擇地肥磽養不幸化貕與猫性則貪狼心惛怓撅食凍鼠甘如廲織罽編蓬為鬭嗃跳踉谿谷嘻呵勦將軍忠孝天所教幢節翳雉纛樹氂生死管樂鬧尸狡詎有犀首敢嘵嘵三千健兒面顱䫜有力趕乘捷登轢馳生馬駒刷且鉋角弓在韔寒裂硝黃

牛熾火帳中炮行將平蔡歸奏鐃勤王不獨貢厥包我詩排戰虎旅哮小敵箴口大敵諜呵筆作字硬語聱角聲凍咽梅花梢

題張夔畫閩山曉行障子

男兒少年遊泰華㸃躄遊閩殊未暇千峯鬬醜七州偏荷爾移將挂吴下惡風埋嵐蟒蛟舞熱水出雲龍即化就中虛落頗姿妍榕葉深春荔枝夏莆田張夔老畫手矍鑠燕都驢獨跨白首南歸作冷官爛醉何曾官長駡

酒醒拈筆掃東絹障裡林巒風起麝行人渡口雜疎星車馬營營烏啞啞憶昨巒村太平日外户俱開天自夜俯仰兵塵十載前聊假丹青繪官舍陳郎慷慨夔所知持此還傾橐金謝遂令千載想同時彛也題詩夔也畫

徐雨山寄蓮花

秋風吹皺銀塘水小雨芙蓉不勝洗誰揀新紅折得來不怕緑芒傷玉指烟絲有恨自悠揚相惹相牽短復長雙頭並作幽脩語一夜露痕黄粉香我有銀瓶秋水滿

君心不似蓮心短綠房結子為君妝種向明年應未晚

題李太白像

青天無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雲渚嫦娥戲弄青瑤波
傾向人間金叵羅龍孫醉吸海為酒日月雙飛織錦梭
仙鬼千年王母宴謫來醉卧金鑾殿玉環腮上桃花小
玉尖香膩龍涎硯靴塵煖撲貂璫兒踏破青天捉月飛
一聲呼斷扶桑雞海枯化作蓬萊雪夢裡長庚大如月

鄞江漁者歌贈陳仲謙

我昔采藥華山峯羣山一視青童童或從暮靄見一線
知是鄞江源甬東婁東今見披裘者浮江昔在鄞江中
釣竿每裁郎山竹臺笠獨淼蓬萊松向人只說鄞江好
似有江水蟠胸中鄞江山水帶甌越晝夜海日涵虛空
青天時截螮蝀雨白波或起鯉魚風潭雲不礙山水色
百里尚見漁人蹤陽充坐弄春蕩楫灘響卧聽秋推逢
朝炊前仰記烟樹暮撈別浦依丹楓扁舟所至聊復爾
飲水即如春酒濃平生姓字人罕識一自為漁今老翁

故山年來暗烽火苦雪歲晏愁空蒙尋源未向武陵去
放舟尚喜滄溟通賣魚偶入練圻市得錢買米真珠紅
猶惜黄塵滿城郭秋風濯足來吴淞眼明目送獨歸鳥
意盡忽見雙飛鴻夕陽晒網不知處有夢數與鄉人逢
趨來相見不相識一笑知我遺文窮我本青城采樵者
孤吟豈是寒蛩㥘中亦有太平策不救午甑飛春蟲
明朝擬入五湖裏且載茶灶尋龜蒙君今出此鄞江畫
許我結網來相從殷勤索詩饋雙鯉我欲放之疑是龍

丹山赤水定何處只今吟笑何人同傾君着我卧船尾

霜晨共聽育王鐘

已酉練圻寓舍詠雪

青龍已酉豐稔叶歲星一終旬日決天容黄黄風湕湕

雲同八表不見葉漏促辰酉日車跆目眩空花氣屢懾

凍指欲墮數蓂莢股栗匪由冰上踏半醉酒暈不上頰

胥妝帶圍項妝袷褰帷霰落霑在睫前驅一瞥後數霎

儵焉萬片積幾疊凝而復消何萎蕭欲破未破聊自接

樹若騷騷苔曆曆裁以天孫剪宮妾金刀兩股十一捻六出點綴同一帖空中招搖亂秋葉作塵下來滾狂蝶相逐復上意似愜南箕簸之鞠吹挾斜斜整整飛跕跕襜如左右轉腰衱淩波有女還余褋塔鈴無聲燈刧刧縮首就枕夢或魘忽聞萬馬來蹀躞蕭蔎水中羣雁喋潭魚撥刺跳苔荽秋蟹入斷相淩躐黠鼠時時嚙空篋落葉霜乾步隻屧吳蠶上箔兒女袷喧罵衆口中有諜愁如附耳語詼囁枕邊傾聽殊未厭開門驟見光明氊

布之六合坦可躡百谷俱堙阱俱斂吳東縣山回點欹
海峯半露青螺嵲荒城蜿蜒迷雉堞萬屋魚鱗龍振鬛
千花復吐春熌熌柳髮毿毿倩人躡有懷欲泛溪上艓
壓重枯蓬難進檝幅巾裹頭寒未怯躍然跨驢衣自攝
家童凌兢背負笈憶昔少年曾任俠身輕欲飛衣袴褶
曉起衝寒行且獵強箭如雨脫韝褋劍頭狐兔肉為膜
且炙且啖不用挾槖傾馬湩盟共歃困路年來謗彈鋏
今朝凍冷吟自怯指塞秀句填兩脇平罡宿草生瑞箑

蝗出縣境無剩刲明年有秋徵往牒萬夫畊種齊下鍤婦子嘻嘻共春饁煖覺烏靴凍痕絶裁詩突兀陋大業白戰今年秋獻捷

瀟湘八鴈

蘆根寒晚雁唼喋沙背無人星㕹㕹聞有數聲何處來相呼忽動風中葉雙飛不復過衡陽翎間猶帶橘州霜歸來影落碧莎冷愁山一夜攢瀟湘夢裡湘天初積雪白溝河上琵琶咽猶見當年舊節旄幾回拂向穹廬月

偶題二首

旅舍多歸夢今歸夢始真孤城五更雨百死一全身短日同慈母浮雲是故人欲辭城郭去漁釣老江津城破生還日依人八口存虱添慈母線燕絶主人門巷葉霜垂屋園蔬雨隔邨身經亂離苦聊與野翁論

送安南使還國應制

帝德如天四海同弁裳相率向華風稱藩特奉龍函表偃武仍包虎韔弓貢自炎方歸域内心先流水到江東

路經日出知天大城與山蜡見地雄詔語陪臣趨玉陛

班隨仙仗列彤宫陳情委曲為蠻語賜對從容徹聖聰

駝鈕新頒王印重蝤觴屢飲尚樽空承恩共識皇華使

命將毋勞瞿鑠翁已擬再將周白雉底須復表漢年銅

五絃曲奏鯨濤息重譯人還鳥道通蕙苡生仁供旅食

桄榔垂葉蔭詩筒部迎定見新䦨騎驛送猶思上國鴻

歌舞萬年當率化扶攜百越共攄忠大明燭物今無外

從此皆如禹甸中

東歸有感

路斷江淮已足憂繁華猶自說蘇州萬人金甲城頭騎十丈朱旗郡裡樓麋鹿昔遊何處草雁鴻不似去年秋忍將一掬東歸淚付與婁江入海流

憶徐生

侯門復有小將軍腰佩金符却好文記得今秋嘗藥處只餘朱戶掩吳雲

王常宗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王常宗集補遺

明　王彝　撰

大學章句序說

大學本漢儒戴聖所編禮記中之一篇程夫子見此篇與中庸非聖賢不能作而俱隱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而為四書朱夫子俱為作章句凡若干言題之曰章句者分章斷句以發明之也不曰集註以擬諸論孟者古註外諸儒未備言也於二篇獨為之序者總言其

所以述作之大旨也此序白雲許先生以為當分作三大節看而每節又分兩段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所由設也以上其前段也三代之隆以下其後段也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為第二節而知者鮮矣以上其前段也自是以來以下其後段也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為第三節復明於世以上其前段也某之不敏以下其後段也彝竊謂第一節言聖人得其位而大學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既共由乎此故前段言闡教者之

猶有人立教之道有其原後段言設教之德極其倫第二節言聖人不得位而大學之書始傳於後世後世乃反亂乎此故前段言闡教者之猶有書後段言害教者之不知書第一節言大賢得其傳而大學之書復顯於天下私淑者當自任以此故前段言遺書之託為有人後段言補書之責當在已也彛之先君子曰此序法孟子一治一亂章而作葢大學之教明晦而治亂分焉繼天立極其法寖備皇帝王之一治也教化陵夷風俗頽

敗周衰之一亂也若吾夫子及曾孟二子作而又一治異端俗儒衆流起而又一亂至程朱夫子出而又復一治孟子固曰我欲承三聖吾朱夫子於此而有不得而辭責矣林隱程氏曰序意始終推言治教學三字盖大學之道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興廢王道之隆替皆視此何如爾

送仲謙師序

比余以纂脩元史得聞元之造邦其國族多雄豪而惟

儒臣之經綸是賴至於佛老氏若丘處機及帕克斯巴者亦咸有功焉則凡其徒為之言又烏可已哉此釋老傳所以作也雖然於此可以觀世道矣初八合巴思之有功於元室也世祖為錫號帝師而位之一人之上俾其後世襲之方是北而冰天南而桂海日峭月窟之東西凡為釋教者莫不宗焉而其塔廟土田被覆天下視王公萬姓之産恒十七八富貴聲容足以震耀一世人則回視夫前數十年時一大夢也余嘗聞佛之說往往

夢視一世其於世之所有者皆歸之浮雲空華而弗之顧然而富貴聲容之震耀者乃如彼固佛之所樂為乎仲謙師為佛之說者也獨能脫畧世累而皆委諸空言以為詩於是主佛祠於上海之楊林而輒謝去將西還吴江以卒業其佛之說其友哲彦文求余為之言以送之師固不以其勢之興衰而為鋭鈍也故誦其所感者焉

送堅師序

孔子門人若求之藝賜之言語游與夏之文學顯然在
七十子上至於回也不遷怒不貳過屢空而不改其樂
則不必其有文學言語而求賜之徒有弗能及者佛氏
自達摩言心而來文字言語皆無足道乃或自欺以顔
子之樂然顔子之樂與佛氏之所云者雖未知其果同
異者而儒者與佛氏遊如韓子之於文暢令緃歐陽子
之於惠勤蓋皆取其文辭而已焉豈以其心學之殊而
文辭之同歟或他有說也堅師佛氏也以文辭遊吾儒

中至是主松江佘山之普照寺儒先生皆相率而贈以歌詩而陳留阮維則求余為文以序其卷首嗟夫吾儒與佛氏所尚者初未嘗以文辭而已也然而不以為不足為而為之者韓歐二子與暢勤之徒夫既樂而為之矣雖然暢勤之徒以韓歐故傳而韓歐乃又惟取其文辭而已也然則吾與師以文辭相與者蓋亦有所本也已

中秋翫月詩序

燭天地而至清者莫如月故翫於秋宜也秋之中尤宜
也至正廿六年八月甲子望鄉人周景延蕒人馮季濂
洎余會蜀人王某畮城之居均臭味也即携楮筆造登
龍觀之南樓以脩翫事觀之主道士鍾希聲與其客天
台僧嘿肅以手啓窓布席而坐四空不雲涼月鮮澄神
情欲飛境意俱勝因掇盲孟德月明星稀語分韻賦古
詩體以紀焉時稍渴需茗嘿戲曰詩先成者茗之某詩
先成且吟且啜若譏我三人者次季濂成次景延與余

成始得茗莫不絶倒由是憑欄髙詠琅然聲紆徐瀏亮下震闤闠閭還者出歌者息闃然而聽之景延曰雅之過鄭音如此哉衆樂甚思逾溢且方二皷鍾設酒菓以歡復以前孟徳語為韻各賦四絶句惟李濂卧思竟睡去既覺東方作矣即走筆而就夫中秋也氣以澄寒燠以均月之色也倍故古之人得玩為喜不得玩為恨方今抱皷天下莫之或寧而吾數人乃能以良辰無事逍遥於斯樓詎不大幸矣乎景延并李濂以事出非偶不

可無叙因授簡焉余固辭復余屬弗得辭故述以畧時
從筆硯者許生鎔張生琳也

送朱道山還京師序

上以聰明神聖肇王業十年之間海内僣亂以次平一
既而海外諸國亦每梯航而來貢夫明王之化遠被百
蠻固有至神而莫測者然亦有其故焉朱君道山泉州
人也以寶貨往來海上務有信義故凡海内外之為商
者皆推焉以為師時兩浙既臣附道山首率羣商入貢

於朝上嘉納道山之能為遠人先俾居輦轂之下優游詠歌以依日月末光示所以懷柔遠人之道海外聞之皆知道山入貢之榮有如是也至是海舶集於龍河而遠人之來得以望都城而瞻宮闕且人見中國衣冠禮樂之盛而相與詠歌之者又不啻道山入貢之榮也夫以道山之能為遠人先也不在於他時而在於今日蓋聖上有作必有一代之人物以共事於此而道山亦與有榮於其間焉非偶然也遣道山自京來婁江者數月

矣將還其親友田勝祖孫文富陳實生咸徵贈言於余余故喜遠人之方來而未已也茲用表而出之以為向化者之勸

望山堂記

上饒衣冠之族世多推薛氏由唐以來居貴溪之漸步里至於今若干世矣有白屋先生者名某字茂以清文卓行為時名儒朝之名卿大夫文章若虞文靖公忠義若余忠宣公皆樂與先生相游從而先生之風又自有

邈乎其不可及者其所居在白屋山中有望山之堂焉蓋先生之七世祖富川府君為樓曰梯雲六世祖上舍君又為堂曰碧山至高大考金谿君曾大考山長君或扁樓天碧或自號山雲以寓其碧山梯雲之趣而復有所謂碧雲軒則其大考碧雲君之所居所謂一雲一碧則其考闕府君扁其東西之室蓋皆以寓其山雲天碧之趣也至先生而曰望山者望山而天雲之碧固已在於其中於是祖子孫六七世之流風道德蓋亦可以

想見矣先生故屬彝爲文以併記之彝嘗讀詩蓼莪而見所謂矣夫罔極云者固悲夫仁人孝子之心所以思其先人者與天同無窮也今夫人之有其身於天地之間者果何來耶吾之身盖有其父矣有其祖矣有其祖之祖矣而皆不可以復作矣乃慨然而求其音容無有也其心當何如哉先生以一望之頃而求其祖父之音容焉則惟見夫漸步之山先天影浮雲往來有天地果如是也今其巖巖而高者其儀形之可象者乎蜿蜿而

升者其容止之可觀者乎蒼蒼而莫可紀極者其聰明
薰蒿之猶存者乎是固有不能不思焉者而其心蓋無
窮也雖然山無窮也雲無窮也吾心之思其得與之無
窮也邪然而先生之心天地之心也前乎千百世之既
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如一日也固亦以無窮之思而
與之無窮矣乎彝也遺家多難蓋亦有無窮之思焉知
先生之心果無窮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薛氏之孝義
先達之製作備矣兹不着

送殷教諭赴咸陽縣序

國制凡府州縣必皆有學學必有官官必以府州縣所薦士然猶必考驗於吏部乃𨓜而就職焉殷君孝伯崑山人也以古學倡其鄉邦為士人所推服大夫聞之因薦以為縣學教諭君以母老辭强起之既上吏部試春秋義及道統論各一通執政者見之嘉其學欲薦以為守令君辭曰某迂儒職教可也民社之寄重矣然非才不可也既而朝廷以學官準常選例亦南北互調遂調

君咸陽縣學教諭咸陽去崑山數千里而遠君還治行李鄉之人皆惜其官之卑而行之艱也而或歔欷以泣然則余嘗有所望於君者而不在是也乃推君所論道統之意以解之曰聖人之道與天地之化同流也堯舜禹湯文王固各有地矣湯以後文王周公興於岐周又五百年而孔子作於魯又百年而孟子起於鄒又千數百年而周子程子生於楚張子復生於岐下而會於伊洛之閒未幾而朱子出於閩焉夷攷其地則岐周西北

也魯與鄒東也伊洛中土也楚其西南而閩又極南也
而天皆生其人焉其由西北而東者相去幾五百年其
由東而來在西北在西南在極南者相去又千數百年
顧乃希濶若是然而在西北與其南東者先後雖五百
餘年而同代數人其在東南百年而有兩人在西北者
二千年後同地而復有其人又其自東來千數百年後
在西北在西南而會於中土者同時復有數人而其在
極南者其人又相續也夫天者之為是也豈無其故哉

蓋世運至於周上之而唐虞焉下之而秦漢焉此升降之會也而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乃先後見其一代之間豈非天以道統重周也故地不偏王而其人或王於西或素王於東以大是一統歟至有宋而周程張子皆出千數百年來欝積之久而闡發之盛豈非天以宋之有道也而其人生於西北生於西南而會於中土又以大是一統歟宋之南也趙氏微完顏盛朱子之生不於北而於南豈非天以其一人而存天下之道統歟然則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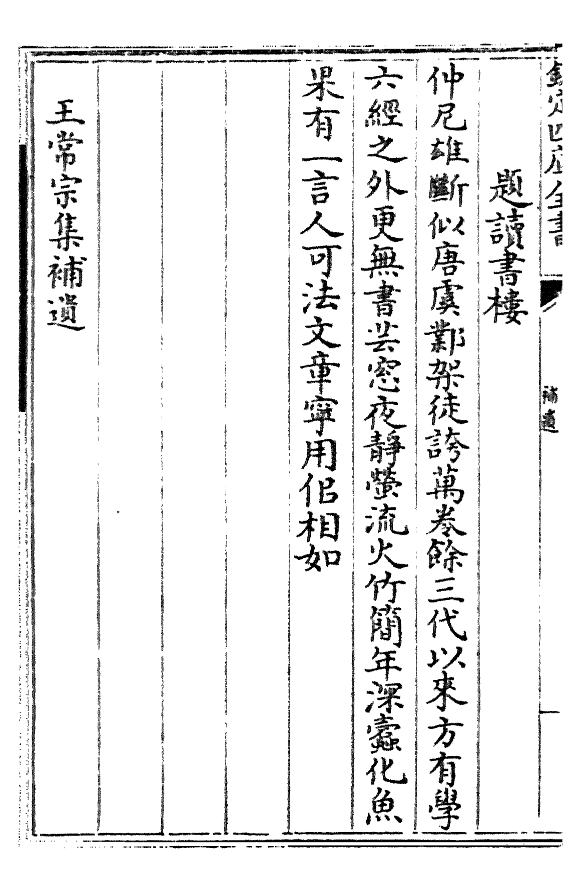
人之道沛然在天地間由西東北南而假之以其人發之以其地而不圓於一方者天固使之然也今天子以中國之聖統海内外而學官設焉因命南之士典教於北北之士施教於南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余於是盖竊思焉自昔元有中國而許文正公以朱子之學佐其主自是南北學者咸知有朱子而朝廷亦以朱子說取士然北方學者於朱子之微言精義猶未若江南君子知之為深盖朱子之學授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文

定何先生文定傳之文憲王先生文安金先生皆南產也文安當元世猶存顧乃窮而在下其言雖立而未能遠被於斯世若猶有所待者固有在於今中國一家之日歟君生南方知朱子之傳為有在今而之咸陽焉則文王周公聲教本原之地而張子所過也北方學者有能或之先後者焉君其必相與考德問業以要其指歸則於國家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非小補也吾聞京兆有蕭維斗先生關中之學者宗焉今亦有為其學者乎

比余與脩元史獲次其言行寘之儒學傳中君而得其學者試以余言而語之其亦有以教我哉洪武四年九月一日蜀郡王彝常宗序

錢堂師畫像贊

其形臞其神腴雖䕺髮者儒佛則俱其眉龎其氣昌是觀心者形影則忘故索其跡雖若出乎儒佛之間而沂其道乃獨超乎形器之先然則若師者是殆猶錢塘之勤而潮州之顛者歟



題讀書樓

仲尼雄斷似唐虞鄒架徒誇萬卷餘三代以來方有學
六經之外更無書芸窓夜靜螢流火竹簡年深蠹化魚
果有一言人可法文章寧用侶相如

王常宗集續補遺

明 王彝 撰

獅子林記 并詩

蘇城之東北區有林若干畝佛者居之曰獅子獅子者林之一峯如其形故名而其地特隆然以起為丘焉雜植竹樹丘之北窪然以下為谷焉皆植竹多至數十萬本始升其丘之南麓便仰見獅子峰高仞有若干尺如舞且踞兩傍復各有峯亞匹之東曰含暉作人立左腋

下有穴一腹枵然有四穴日始出則其暉晻曖相射西曰吐月頗峭且銳稍夕月即見其上獅之北有室一曰禪窩合暉之東有隙地踰尋砌以石子為環坐者所藉曰繙經臺傍有峰特出曰立玉然其狀嵌空若刀劍劃作四五葉者或曰以地肺名為宜吐月之西有澗自竹谷中來因架石為梁曰飛虹踰飛虹以西而下其西麓乃北入竹谷中委虵東來折以南出玉立後而上其東麓復折而南且西出獅子前而下其南麓凡丘之顛趾

自三四峯外諸小峯凡十數計且叢列怪石什百為羣而所取道往往經緯其間既下南麓有二道其循麓而西者至問梅閣問梅與指柏相值梅與柏各一皆相結為蛟虬其壽幾二百年柏之南有池曰玉鑑若鑑影以自媚者梅之西有井曰冰壺初鑿井時得古壺尊地下而其泉冽且甘以瀹茗味尤勝云余在昔於斯遊也蓋屢焉而不厭今年秋復與茅宅民陳彦廉張㬎端來遊而因師者余故人也止余宿問梅閣得詠歌其丘與谷

者累日師曰是果可以詠歌歟願有記也故書之石而使刻之先是有十二詠書石上其倡者高太史季迪和者張水部子宜王文學止仲謝翰林玄懿今亦為同遊者洪武五年秋七月稽岳王彝記

獅子峯

昔年清涼山毿毿金毛亦來此自何年蒼然化為石

含暉峰

鑿翠從陽谷移來佛屋東空嵌纔一竇夜與日華通

吐月峯

勢作金蟇立呀然仰太清每當三五夕先放半規明

立玉峰

昆岡分半股挿地四無鄰為有懐中璧虹光夜夜春

禪窩

古屋依青潤袈裟半是苔壁間僧影在一坐九年來

繙經臺

雲麓㝡高層依依月乍升聊因看貝葉帶露一來登

小飛虹

龍影夕連蜷不飲吴江渚截斷澗東天飛來澗西雨

竹谷

幾曲轉逶迤月明人跡稀長林秋露落一犬吠山扉

立雪堂

大地寒深處叅師不自知青天還日出一路見來時

卧雲室

秋潭看月還片雨千山暝獨有鉢中龍蜿蜒伴僧定

指柏軒

行道出深楚空庭秋颯然風來人不見青子落僧前

問梅閣

窻閒月色微薄雪自風吹誰得春消息南枝定北枝

玉鑑池

水清不生萍況復生魚子僧面此中看分明佛光裏

冰壺井

銅瓶百尺下出覺帶微霜注入蓮筒去風吹滿寺香

余既為因師作遊獅子林記師復求十四詠因賦此并書記後師字如海髙昌人有禪學又能喜文辭所謂地因人而勝者也甲寅六月二日彛書

癸丑歲十二月初四夜宿獅子林聽雨有作

自是城中寺却忘身在城俄然萬松子吹作四簷聲我欲遠塵世僧多留客情聊因佛燈下聽雨到天明

為如海上人題頤定之竹

老僧出定心逾寂坐覺谷中繁露滴萬響千聲自去來

一時月照袈裟白蜿蜒何物向窗飛分明鼓鬣復揚鬐人間只識仙翁杖不識降龍出鉢時

泉州兩義士傳

孫天富陳寶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為人外沉毅而含弘寶生性更明秀然皆勇於為義初寶生幼孤天富與之約為兄弟乃共出貲泉謀為賈海外天富曰爾母一子惟爾吾不忍爾遠爾母涉海往異域吾其代子行哉寶生曰吾母即若母也吾即遠吾母惟君以為母吾行

又何憂焉於是兩人相讓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輔以往至十年百貨既集猶不稽其子本兩人亦彼此不私有一錢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驪外若闍婆羅斛與凡東西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飲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與中國殊方是時中國無事干戈包武庫中禮樂之化煥如也諸國之來王者且颿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之至彼者如東西家然然以商賈往不過與之交利而覺貨兩人者雖亦務商賈異

國人見此兩人者為人有特異也自王化被海外且及
百年中國之人至彼如此兩人者亦不多也此兩人者
迺身往其地而親其人使其人皆見而信之有切於所
傳聞者兩人異姓也長為兄少為弟如同氣然異國人
曰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何如寶生至言其母
事則泣天富亦母事寶生母每慷慨為諸國人言其事
輙欷歔乃已異國人曰我與彼皆人也人誰無父母夫
婦子孫者兩人客萬里裔夷連必服中國禮俗言必稱

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國家聖德神功文章禮樂與凡天下之人材異國於是益信吾中國聖王之道海内外可共行也異國有號此兩人者譯之者曰泉州兩義士也中國之賢士大夫聞之亦皆以為然云天富字惟善寶生字彦廣今居吴之太倉方以周窮援難為務寶生母事别有陳節婦傳嫣蜼子曰余讀周書王會篇夷之國衆矣而皆納貢周邦孔子周人也欲居九夷然未往也今孫陳氏以商賈往且猶連乎彼豈其讀聖

王書慕義而行之不然何其居夷而能是也古語曰故之東海而準余於孫陳見之矣至正二十五年八月蜀郡王彝生製

周景安秀野軒朱德潤書

古苔十畝青山麓窈窕幽花暎深竹中有高人晝掩扉梟梟藤梢上書屋清風出谷灑秋香返照穿林破春綠不省睢陽盡裡看細路經丘杖藜熟

春草詞

陳母莊蚤寡以貞節著聞其子寶生字彥廉能養嘗作堂奉母且自謂父母恩無窮而難報因取孟貞曜游子詩語扁其堂曰春草高太史季迪既著爲記余復作春草詞使歌以壽母蓋欲子之心與母恩同無窮也其辭曰

春草兮青青羅生兮滿庭望王孫兮不歸紛百草兮愁人（叶如之翻）結幽蘭兮佩之采莫采兮江蘺東風發兮江渚晞朝暾兮以雨蓀亦樂兮有母（叶滿補翻）日承顏兮堂下（叶後

五翻　把瑤華兮瓊英叶於良翻日方永兮歲未央羌進拜兮羞余觴春欣欣兮百草生叶傅王翻草生兮有心叶思容翻春復春兮焉窮

春草堂詩

幾見春風吹草青一身偏自念初生從今白髮應重綠歲歲春來母子情

跋張貞居自書帖

歷代史臣不為釋老立傳或老氏有可書者則以置之

方技傳中至皇明脩元史始别有釋老傳之目而老氏首丘處機釋氏首八思馬且各有數人焉張雨生東南以工書善詩爲道流一時學士大夫若趙文敏虞文靖黄文獻諸公多與之遊乃不得入傳或者疑之然處機八思馬之徒在其太祖世祖時大抵皆以功業顯故釋老氏有傳蓋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則夫雨之可傳正不在此余嘗執筆從史官得預是議今觀雨自書雜詩於温陵陳賓生家詞翰之妙如是自當與趙虞諸公詩集

並傳也洪武壬子秋八月稽岳王彛識

跋張旭春草帖

右唐張旭春草帖有宋名臣題識其一微仲觀於東府之東齋在元祐壬申其一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其一器之觀於承旨廳之東軒皆在元祐癸酉其餘乃紹聖宣和靖康時人盖壬申癸酉間呂公爲左相韓公爲樞密劉公爲樞密都承旨一時君子在朝共成元祐之治自此歲後即非復元祐矣於是爲紹聖爲宣和靖康而

宋運中圮此帖遂隨南渡入張循王家故有臣俊等印然則一紙之顯晦與宋之治亂相仍歟披玩之餘不勝嘆息時洪武壬子之秋稽岳王彝識

王常宗集續補遺

王常宗集後跋

杲童幼稔聞長老論及嘉定鄉先生學行純正文章典雅必王先生常宗為稱首自恨生晚不獲一摻杖屨以偕牛馬之走閒嘗得其詩文一編曰三近齋稿其議論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杲所為恨生晚不得以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杲也吾友劉君子珍過而見之默然有契於中乃曰君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孰若鏤板以

傳庶斯文之不墜而先生之名亦得以垂不朽也遂許捐金以成厥美其間多有陶陰亥豕等字復求進士都公玄敬校讐點撿略無茍且復為序文以弁首簡㬎惟先生出處大節具見髙太史王半軒所為堂記豈㬎後學謏聞淺識之所敢識然在當時師友文物之盛若金公德儒張公翰宸趙公元鼎袁公德新諸老芳名偉烈百歲之下後生小子終莫得聞幸存先生之文而著若今茍無子珍之好義亦同歸扵泯滅而已爾夫達者之

用財不為妄費無益之事世俗惟知徼身後之福與夫淫侈聲樂之類雖費鉅萬在所不恤其於義事則拔一毛而利不為也古人有云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其子珍謂矣

弘治壬戌春正月望邑人後學浦杲敬識

或問長生之道余應之曰上則聖次則賢或曰古稱壽聖賢曾不留至今何謂長生余曰聖賢雖不存其所亡者形也形而下者也所不亡者心之理也形而上者也

今心雖不存而心吐之言千古常新安在其為亡也吾練川有嫣雉子先生者姓王名彝字常宗其學之傳出於仁山金氏故淵源有自發為詩文皆平順和暢根于至理國初以布衣名脩元史書成受金幣之錫有以薦於翰林者先生以母乞歸後竟不得其死嗚呼先生之才之德而不得其死今之曾玄以衍其後使其文不傳不為真死也歟余因採訪其文集數卷出貲繡梓以廣其傳刻成因綴數語於後以見先生雖亡而所以不亡

者自若也

弘治十五年春三月朔同邑後學劉廷瑋謹書